

50年,岁月变迁,沧海桑田。
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,突如其来的地动山摇,瞬间摧毁了唐山这有着“近代工业的摇篮”之称的华北工业重镇,“24万城乡居民毁于瓦砾,16万多人顿成伤残”。

地震发生后,来自全军各军兵种10余万抗震救灾大军,风驰电掣般奔赴灾区,承担起危险、艰巨、紧急的救援任务。在山崩地裂中毅然挺立,在人民危难时舍身相救,在恢复建设中扛起重任——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,由此成为10余万子弟兵的集体记忆;

我们与这座城血脉相连

——访亲历唐山大地震震后救援与恢复建设工作的几位老兵

■付永楼 邢慧欣 陈浩



◇唐山大地震发生后,官兵奔赴一线展开救援。
资料照片



◇吴东亮(左)和战友紧张工作。
吴东亮供图
本版制图:虞硕

1从发出最早的地震报告,到一生留在这座城市

“我对唐山的感情比故乡更深”

50年前的那个凌晨,大地震颤,一座百万人口的重工业城市化作废墟。黑暗与绝望中,一位22岁的年轻战士,从废墟里抢出电台,向上级发出最早的地震报告。那道微弱的电波划破长夜,为10余万大军吹响了抢险救援的战斗号角。

他叫吴东亮,原驻唐山某部报务员,一位用无线电波架起生命桥梁的勇士,一位见证唐山涅槃重生的老兵。

地震发生时,吴东亮正在报房担负战备值班任务。当剧烈的震动袭来,他瞬间从椅子上摔倒,头上的耳机被甩掉,桌上的电台眼看要掉下来。“地震!”吴东亮不由自主地喊了出来。一个念头占据了她的内心:“情况紧急,要保护电台!眼下,首要任务是向上级报告!”报房墙体已经开裂,吴东亮挣扎着扑向桌面,紧紧抱住电台,飞身跳出窗外……

然而,此时营区电源已全部震断,没有交流电,意味着这部电台无法使用。“抢出那台备用的‘八一’小型半导体电台!”与报房相连的器材仓库正轰隆隆倒塌,吴东亮一心想着报告灾情,不顾安危3次冲回屋内,硬是在一片漆黑中将备用电台和其他部件一一找全。

凭借娴熟的技术,吴东亮迅速架起设备。凌晨4点,地震发生后仅18分钟,电台顺利接通——这是地震发生后,唐山地区第一个与上级沟通联络的电台。正是这道微弱的电波,让

上级及时获知灾区情况,为救援工作赢得了宝贵时间,吴东亮因此被授予一等功。

荣誉背后,亦有难以忘却的伤痛。地震发生时,一块锅盖大的隔音板从屋顶掉下来,砸中吴东亮的肩胛骨,沉甸甸的调压器从桌上滚下来,砸在他的脚趾上。转移电台过程中,吴东亮的腰部、腿部都受伤了,可他一直咬牙坚持。由于延误治疗,吴东亮的腿部肌肉后来出现萎缩,走路困难,在北京、天津辗转住院。

1979年,身体尚未痊愈的吴东亮坚持回到部队。因身体落下病根无法长时间发报,在坚守岗位4年后,他不得不选择退役。吴东亮是河北沧州人,家乡生他养他,可他说:“唐山锻炼、培养了我,我对唐山的感情比故乡更深。”于是,他主动申请留在唐山,从五金交电公司的基层岗位做起,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,为唐山恢复建设贡献力量,把大半生的心血倾注于这片土地。

多年来,吴东亮见证了唐山从废墟中崛起:发电厂恢复供电、铁路恢复通车、煤矿恢复生产,获得联合国颁发的“人居荣誉奖”、成功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……退休后,他主动担任公益讲解志愿者,一次次走进学校、社区、企事业单位,向人们讲述当年的救灾经历、唐山的发展变迁。

每每说起那些难忘的记忆,吴东亮的眼睛里,总是闪烁着骄傲与温情。

半个世纪的漫长时光,没有冲淡老兵高富营的抗震记忆。

1976年7月28日凌晨,驻唐山某部1团5连连长高富营,正带领官兵在原河北矿冶学院附近执行施工任务。地震突如其来,与高富营朝夕相处的5名战友,没有留下一句话,便不幸遇难。

四周一片狼藉,到处都是呼救声。官兵们来不及悲伤,赶紧冲去找团政委问命令。

团政委说了一句让高富营记了一辈子的话:“老百姓的呼救声就是命令,哪儿有呼救声,你们就到哪里去战斗。”官兵们听了,即刻集结成队,奔赴已成废墟的学生宿舍楼。

学生宿舍楼结构较为复杂。为便于施救,高富营组织官兵设法扒出施工用的铁锹和大锤,在呼救声最响的地方凿洞。用工具凿、用手扒……两个多小时后,他们终于在废墟上打开一个直径约50厘米的洞。

一间宿舍的学生,被一个个从洞里拉出来。一名学生因身形较壮卡住洞口,后面的学生急切催促:“快点!快点!”

“如果硬拽,这名学生肯定会受伤。”高富营有些犹豫。没想到,余震再一次袭来,废墟二次垮塌,那名学生没能获

老兵谷怀洲今年70多岁了。在他家的书柜里,整整齐齐码着几十本相册。黑白的废墟、彩色的高楼、新生的街道……相册中的每一张照片,都记录着一段关于唐山的故事。“我就想记录唐山的变迁,看看它怎样从一座废墟发展成今天的模样。”如今是唐山市摄影家协会会员的谷怀洲这样说。

1976年,谷怀洲还是一名年轻的基建工程兵。大地震发生那天夜里,他远在陕西。消息传来的那一刻,他的心一下子揪紧了:“当时我们部队驻地在唐山,部分官兵在陕西执行任务。得知唐山发生大地震,我急得整宿睡不着,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去,跟战友们一起救人。”



官兵参与唐山震后重建。

3从参加10年恢复建设,到用镜头记录发展变迁

“唐山还在变,越变越好”

然而,谷怀洲任务在身,无法第一时间前往,只能每天从报纸上细读关于唐山的报道,还托人四处打听战友们的消息。

消息陆陆续续传回来。谷怀洲听说,地震后不到半小时,部队全部冲了出去。官兵争分夺秒救人,顾不上吃饭睡觉。有个叫甘一良的排长,带着全排救出几十个人。在一处原来是缝纫厂的废墟里,大家用手刨、用肩扛,把一捆捆布料、一台台缝纫机抢了出来。

“我听了又担心又心疼。”谷怀洲说,他当时虽然没在现场,但心一直跟战友们在一起。

1977年,谷怀洲终于随部队回到唐山。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,他看到的是一片残垣断壁。同样令他印象深刻的,是废墟上那些忙碌的身影——解

“公而忘私、患难与共、百折不挠、勇往直前”的唐山抗震精神,由此成为抗震老兵共同的精神烙印。

如今,唐山早已在废墟之上奋然崛起。跨越半个世纪,当年在瓦砾中舍生忘死排除险救人、挥洒汗水清墟建房的年轻官兵,多已年逾古稀。他们身体还好吗?他们如今在哪里?

在唐山大地震50周年的时间节点,让我们进行一次探访,共同走近他们。

——编者



2从冲去找团政委问命令,到一句话记一辈子

“老百姓的呼救声就是命令”

富营同样难以忘怀。当时,灾区缺水少粮,高富营带领官兵冒着余震,从军需库废墟里扒出粮食,支起大锅煮饭。来吃饭的群众很多,一人一小碗仍不够分,官兵们就自己饿肚子,把饭省下来留给群众。

从救援被困群众到掩埋遇难者,从分发救灾物资到参与恢复生产……抗震的日子里,群众哪里有需要,高富营和战友们就到哪里去战斗。他至今记得,连队成功帮一处煤矿解决疑难透水问题后,矿上给他们送来一面锦旗,上面写着一句朴素的话:“感谢解放军的大力支持。”

“这件事我一直觉得特别自豪。”高富营说,那一刻,他感受到灾区人民对子弟兵的情谊,觉得自己与这座城血脉相连。

1985年,高富营被调到其他地区任职。2002年退休后,他选择回到唐山定居。这些年,他查阅唐山大地震抗震资

料,写下一篇篇演讲稿,到校园讲解防震减灾知识,总想为这座城市做点事。

唐山大地震30年时,高富营在当地媒体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。巧的是,当年他和战友们用千斤顶救援的那个男生——王进究,刚好也在当地媒体发文,寻找救他的解放军。在媒体牵线下,两人迎来重逢。

那天,他们亲热地拥抱在一起,拍下一张合影。“他喊了我一声连长,我告诉你还好好的,这就够了。”高富营说。



2006年,高富营(左)与当年救出的学生王进究重逢。
高富营供图

终于迎来交房的日子,看着亮堂堂的新居,钢厂职工感动地掉下眼泪。

“那时候,我们在唐山特别受欢迎。上街买东西,老百姓说什么也不让我们排队,非要让我们先买。”沉浸在回忆中,谷怀洲眼中闪着光,“我们对百姓好,百姓就对我们亲。”

1983年,谷怀洲退出现役。老家在远方,可他已舍不得离开唐山。他留在了钢厂,成为一名技术人员。

在那之后,谷怀洲亲眼见证唐山钢产量不断取得突破,一座座新楼拔地而起……“唐山从废墟里站起来了,我心里很高兴。”“第二故乡”点点滴滴的发展变化,不仅被他记在心里,也被他拍进相机里。

多年过去,谷怀洲背着相机,已走遍唐山的大街小巷。他拍新建的小区,拍清晨的公园,拍放学的孩子,拍广场上跳舞的老人。除早年拍下的震后场景外,他还翻拍唐山大地震老照片,将那些历史镜头悉心收藏。

闲暇时,谷怀洲喜欢翻开相册,一张一张照片慢慢看,“看看这些照片,我觉得心里很充实、很感动。”

如今,谷怀洲仍经常背着相机出门。他说:“唐山还在变,越变越好,我得继续拍下去。”

(采访得到李明雪大力支持)

题图:河北唐山城市景观。

丁美宁供图

致敬·心中英雄

“‘大渡河十七勇士’名单中的丁流民,就是我的父亲丁振愈。他曾 used 名丁留民,1931年参加革命,1934年入党,同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……”近日,湖南省退休干部丁跃西致电江西省赣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工作人员,并提供了父亲20世纪60年代在湖南省军区任职时写下的回忆文章《强渡大渡河》等资料。

“‘丁流民’与‘丁留民’只有一字之差,结合丁跃西提供的材料看,丁振愈很有可能是‘大渡河十七勇士’之一。我们正想办法寻找丁振愈早年档案,联系党史部门进一步核实,争取早日完成最终认定。”赣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工作人员说。

至此,自2025年7月赣州军地发起寻找“大渡河十七勇士”专项活动以来,工作人员已获得9位勇士的有关线索,其中8位勇士的身份信息获得一定资料支持。

1935年5月,面对大渡河天险激流和敌人重兵封锁,红一军团17名勇士组成突击队,在枪林弹雨中成功强渡大渡河,书写了长征历史上的光辉一页。战斗结束后,红一军团《战士报》报道了部

队强渡大渡河的消息,并列出渡河勇士名单,英雄由此名垂青史。然而,由于战争年代条件艰苦、档案散佚、记录不足等原因,这些英雄的生平事迹大多不为人所知。

2025年是红军强渡大渡河90周年,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赣州市积极行动,军地联合下发《关于征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“大渡河十七勇士”身份信息与事迹线索的通知》,成立联合工作组,并商请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、陆军某旅“大渡河连”提供支持。与此同时,当地媒体发布倡议书,动员红军后代、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关于“大渡河十七勇士”的消息接二连三传来。根据收集到的资料,工作人员整理出部分勇士的有关信息。

他们中,有人看到新中国的诞生——

寻找“大渡河十七勇士”,军地在行动——

名单上的勇士,你在那里

■本报特约通讯员 肖力民

朱祥云,湖北襄阳人,抗日战争期间随部队转战山东,新中国成立后在驻济南某部任职,1960年病逝;赖秋发,江西万安人,抗日战争期间曾率部攻下日军4座碉堡,为躲避抓捕改名陈长森,革命战争年代先后负伤7次,1979年在河北张家口去世;郭世苍,江西吉安人,长征途中因病流落到甘肃静宁,寻找部队无果后在当地成家,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乡长,1959年去世;陈万清,贵州遵义人,在上级挑选大渡河渡河勇士时,16岁的他哭着站出来要求参加突击队,战争岁月里,他腿部负伤留下永久残疾,此后未能返回部队,2005年去世。

有人倒在通往胜利的路上——熊尚林,江西高安人,1942年牺牲于抗日战场,被安葬在河北张家口的烈士陵园;肖汗尧,江西于都人,顺利走完长征路,后

在抗日战场失去音讯,1952年被评为烈士;曾先吉,江西石城人,同样在抗日战场失去消息,1957年被评为烈士。

“目前,我们还了解到江西兴国有位叫刘传则的红军烈士,乳名刘长发,他和‘大渡河十七勇士’名单中的‘刘长发’是不是同一人,还有待资料支持。”赣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工作人员说。

据介绍,针对党史部门最终确认的“大渡河十七勇士”,有关单位将在相关纪念馆增设事迹展陈,在勇士家乡增设纪念标识,并按规定落实家属优抚政策。对于没有留下照片的勇士,他们将协调志愿者为勇士画像,并将画像赠给“大渡河连”,让英雄“归队”。

截至发稿,还有罗会明、张表克、张桂成、王华亭、廖洪山、张成球、肖桂兰、谢良明8位勇士没有任何信息。

这8位勇士是哪里人?强渡大渡河



上图:1935年5月,红一军团《战士报》报道部队强渡大渡河的消息。
作者供图